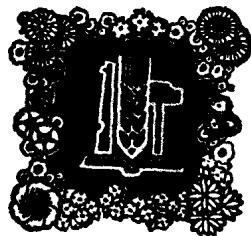


革命軍中馬首卒



HANDI HUANGHUA

革命軍中馬前卒



战地黄花 文艺丛刊

山东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王悦玉

插图 周 峰 郑亚龙 王仁庆 姚永胜

革命军中马前卒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25印张 272千字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书号 10099·1333 定价0.88元

目 录

革命回忆录

- 激战坤顺门 高 锐(1)
战地花红 张冲凌(16)

电影文学剧本

- 革命军中马前卒 叶 元(27)

小 说

- 通讯录 郭 晨(129)
心 花 竹 林(138)
师 徒 许子仪(156)

散 文

- 没有仙人有仙境 陶泰忠(171)
潜水姑娘 毕长增(180)
请 酒 吕 奇(189)
泰山松 章永顺(196)

诗 歌

- 铁人之歌 郭宝臣(200)
金刚钻头赞 安 林(211)

- 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樊焕吉(214)
太湖抒情 黎焕颐(219)
泉城的泉 魏敬群 李朝晖(223)

翻 译 小 说

- 暗淡的季节 津村节子著 金中译(225)
忧伤的日尔曼
 轻骑兵 托玛斯·哈代著 李自修译 侯明君校(309)
 舞会琴师 托玛斯·哈代著 李自修译(330)
 富农之家 契诃夫著 洪宇铭译(354)
 公羊与小姐 契诃夫著 洪宇铭译(359)

文艺评论、杂谈

- 试论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 谷辅林(362)
创作杂谈(三题) 李锡赓(376)
浅谈山东面塑 何晓铮(383)

激战 坤顺门

——记突破城垣的激战

高 锐

趵突泉这个不知多少为之神往的名泉，提起它的名字，立刻就使我心潮澎湃。这倒不是因为它那日夜喷涌着的清澈的激流，也不是因为它那典雅宜人的景致，而是在它身边曾经进行过一场浴血激战，这就是三十年前解放济南的战役中的坤顺门攻坚战。

当时我在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三十七师任师长。在解放济南的战斗中，我们师在完成了攻克丁家山、东白马山和突破商埠西南角卡子门、外城永绥门的战斗之后，在攻击内城的战斗中，我师光荣地担负了从坤顺门突破内城的任务。在这次战役中，我师几百名指战员和师政治委员徐海珊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三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我们开始了新的长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工作着、劳动着、战斗着。幸福中我们更加怀念那些曾与自己并肩

战斗过的，为了今天的幸福生活英勇牺牲了的英雄们。回忆当年浴血奋战的情景，心潮起伏，恰如喷涌翻卷的趵突泉水，极不平静。让济南战役中英雄们的顽强战斗精神，象那一股股从下源源涌出的激流，激励着人们去夺取新长征的胜利吧！

直迫内城 准备决战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济南战役进入了最后决战阶段。

英勇的华东野战军攻济兵团，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冲破了国民党匪军在济南四周设置的四道坚固防线，直逼最后一道防线——内城城垣。

在我军沉重打击下，王耀武自知大势已去，在九月二十日这天曾哀叹：“济南腹背受敌，情况恶化……”并急电蒋介石，要求指定对策。

蒋介石立即亲自给王耀武打电话，要他“将阵地缩短，坚守待援。”

王耀武按照其主子的命令，龟缩在内城，进行绝望的挣扎。他以为我军经过七天的连续作战，面对着他的严密设防、“固若金汤”的城池，至少需要三天的休整准备，才会发起攻击。再拖延几天，也许援军可以到达济南给他解围。

九月二十三日清晨，外城战斗胜利结束了。当天上午就传来了兵团首长的号令：准备今晚攻击内城！

部队虽然经过几昼夜的连续作战，确实疲劳，需要休息整顿。但是，我对当晚攻击内城的决定，并不感到突然。我已经摸透了兵团首长的脾气：决不放过有利战机。眼下残敌已成了

惊弓之鸟，梦想凭借坚固的城防，苟延残喘。因此，不失时机地发起对内城的攻击，正可以攻其不备，出奇制胜。是啊，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主席亲自培养了我军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这是我军特有的战斗作风，现在不正是需要充分发挥其威力的时候吗？

随着外城战斗的结束，枪炮声稀疏下来了。趁着战斗的间歇，我同两个参谋同志穿过打通了墙壁的一座座庭院，来到内城坤顺门附近，在一座白色楼房前停下来。这里是一一〇团三营的驻地，营长刘坤和教导员王文向我报告了他们营的战斗情况，反映了指战员渴望领受新的战斗任务的急切心情。他们向我介绍了坤顺门的地形以及敌人的守备情况后，以恳切心情，向我诉说他们要担任第一梯队突击任务的心愿。

在最后决战的日子里，我们各部的驻地上，到处可见指战员们为迎接新战斗而进行紧张准备的情景：有的在警惕地监视着城上敌人的活动；有的在细心地擦拭着枪支；有的在修筑着工事。指战员们的战斗情绪象趵突泉水一样，汇聚成一股澎湃的激流，汹涌奔腾。

啊！济南，这座美丽的古城，人曾用：“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样优美的诗句赞美你，又因城内有七十二名泉，而以“泉城”闻名于世，现在你就要回到人民的怀抱了！

王文同志还告诉我：趵突泉就在附近。提起趵突泉，我心里一动，立刻想起了《老残游记》。我就是从这本书上看到古人对济南山水的生动描述的。作者笔下的趵突泉美景，使我神往，我却一直未能亲临其境。现在，趵突泉就在眼前，然而，此刻我却没有一丝观赏风景的闲情逸致。

横在眼前的济南内城，是按照中国古典筑城学建造起来的：墙高、池深。它是济南守敌的最后一道坚固的屏障。敌人已按照现代作战要求，对古城进行了改造。坤顺门是内城西南的一座城门。它的外面是现在的趵突泉公园的东北角，往北不远是西门，向东是南门和黑虎泉。城上城下碉堡林立，城头上不时有一簇簇敌兵忙着搬运器材、弹药，加固工事。城墙根和护城河之间的民房，大部分被国民党强行拆毁了。由于我军攻势迅猛，一部分还没有来得及拆除，我们攻城时正好可以利用。坤顺门附近就是一个便于利用房屋隐蔽接近城墙的地方。这对于我们用“土飞机”攻城是有利的。如果上级把突破任务交给我们师，就从坤顺门这里打开攻入内城的突破口。我急切的盼望着上级赶快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

当我来到一一〇团指挥所时，兵团准备今晚攻击内城的预备命令已经传下来了。十二点多钟，攻城的正式命令下来了。兵团命令：第十三纵队从坤顺门突破。突破后，协同三纵、九纵等会攻国民党省政府——王耀武的指挥中心。

正象我们盼望的那样，纵队把突破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师。我同政委、参谋长等商量之后，当即决定一〇九团从坤顺门北侧突出部，一一〇团从坤顺门，并肩突破，打开突破口；一一一团为师第二梯队，准备进入内城纵深战斗，协同兄弟部队，活捉王耀武。

离总攻开始的时间——下午六时，只有五个钟头了。一场紧张的攻城准备，从各方面展开了。各级党委迅速作出坚决打好最后一仗的决定，各部队普遍进行了战前动员。政治干部立即下到连队，帮助动员和组织战斗；指挥员们赶紧组织看地形，部署兵力，组织火力；后勤人员积极准备弹药、器材，并

设法改善伙食……

我军前沿上的频繁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不断地向我们射击。正在观察敌人前沿设防情况的一〇九团团长田世兴，突然遭到敌人阻击，一只眼睛被打成重伤。这个优秀的指战员在关键时刻身负重伤，增加了我们攻城的困难，也激起指战员们对敌人的仇恨。誓死突破内城，彻底消灭敌人的怒火，在每个战士的胸中熊熊地燃烧起来。

几个小时以后，全师按照战斗部署各就各位了。各级指挥所都移到了靠近突破口的地方。师指挥所也移到一一〇团指挥所原来的位置。第一线突击营紧贴着护城河外占领了攻击阵地。机关枪架到楼房上和房脚下。射击孔被秘密地打开了，山炮、野炮也抵近了前沿，离城墙不过百来公尺。这在敌人看来，也许要说我们不合乎炮兵的使用规则了。然而，这只有我们人民炮兵才能有的特殊战斗方式，它能以单炮的最有效的准确火力，直接支援步兵的爆破。有两门山炮架到了齐鲁医院的一座楼上。它对城头上的敌人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在以后的城头争夺战中起了很大的支援作用。

顽强战斗 打开通路

九月二十三日黄昏，一阵惊天动地的炮声，宣告济南最后的决战开始了。顿时，济南城又淹没在猛烈的炮火之中，浓烟笼罩着天空。蜷伏在工事里的敌人，被这四面八方突如其来猛烈炮火震呆了，陷一片慌乱之中。敌人的火力被我强大、密集的炮火压制住了。第一梯队突击营打开登城道路的战斗开始了。爆破英雄们手握爆破筒，怀抱炸药包，一跃而起，象离弦

之箭，冲向爆破目标。

高高的城墙，外皮砌了砖，平滑而陡峭；城上城下，碉堡林立——城头有高堡，城腰和城角有暗堡，城根地面上有地堡和钢筋水泥的明堡，形成了紧密交叉，封锁严密的火力网；护城河，河宽水深，两岸有层层钢丝和鹿砦，更增加了前进的困难。

一〇九团三营八连和一一〇团一营二连，分别担任了两个团的爆破连。八连首先在护城河上架起了浮桥，可是刚开始爆破，桥就被敌人的炮火破坏了。爆破队员等不得把桥修好，抱起炸药包，跳进齐腰深的河水，向对岸冲去。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迅速炸开了城墙根的铁丝网，炸通了城角下的房屋，炸毁了敌人的城脚堡，打开了一条通往城墙的通道。城上城下各个明暗堡里的敌人火力同时集中到这里，大量的燃烧弹落下来了，火焰喷射器不断喷来一条条火龙，爆破队打开的通道变成了一片火海。八连的勇士们穿过熊熊烈火，冒着弹雨实行连续爆破，一包包炸药在敌人的城头发出阵阵轰鸣。

被我军炮火轰得蒙头转向的敌人，在惊魂稍定之后，便疯狂进行反扑，他们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严密封锁着我突击战士前进的道路。上下左右的射击孔里凶狠地喷吐着火舌，迫击炮弹朝我突击营和第一线炮兵阵地倾泻下来。先是一一〇团一营的火力阵地被破坏，临近城墙的房子被炸塌，燃烧弹把房子烧着了。随后，一〇九团的炮兵阵地又被打中了，炮手们不少负了伤，电话线被打断了，团和营的指挥联络中断了，第一线战斗情况一时失去了掌握，打开通路的战斗，被迫暂时停顿下来。

指战员们心急如焚，紧张地进行着恢复战斗的工作。同时，

两个团的指挥所都向师部打来电话，要求炮兵支援。当时，师炮兵没有几门炮，缺乏压制敌人炮火的能力，我们只好把情况报告了纵队，通报了友邻部队。纵队炮兵和友邻纵队的炮兵，发扬我军协同作战的优良传统，积极克服夜间和城墙高不便观察的困难，以有限的炮弹极大地支援我师的突击战斗。他们集中猛烈的炮火，迅速把敌人纵深的炮火压了下去，突击营也重新组织了火力和爆破，打开通路的战斗恢复了！

一〇九团八连的爆破队员们，不顾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迎着纷飞的弹雨，把一包包炸药送到敌人的眼皮底下，城墙又高又陡，表面平滑，难以攀登。怎样把几十斤重的炸药包送上城头呢？指战员们充分发挥了集体的智慧，让炸药包变成了“土飞机”。他们把炸药包捆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再在底面安上两个小轮子，导火索连上一条长长的细绳，把炸药包送到城根后，“呼啦”一下子推到城头，拴在导火索上的细绳垂了下来，用力一拉，轰隆一声开了花。也有的在竹竿头上固定上一个滑车，先把竹竿立起来，再把炸药包拉上去。随着隆隆的爆炸声，敌人的坚固堡垒层层坍塌，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和他们的城头堡一起，坐着“土飞机”上了天。一一〇团二连的爆破队员们，也在城门上敌火力的压制下，把炸药包送到城门洞里，炸开了一个洞。

敌人象被打急了的疯狗，死命地抵抗着，炮弹枪弹在空中呼啸嘶鸣，敌人的手榴弹一束束、一批批从城墙上飞落下来……我们的爆破队员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但是战士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只有一个信念：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取战争的胜利！前面的战友倒下了，后面的战士立即上前接过炸药包继续前进，在这前仆后继、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

里，在硝烟弥漫中，有一个矫健轻捷、勇往直前的年轻战士，巧妙地利用着地形地物，以熟练灵活的战斗动作，飞速穿过敌人的火网，把一包包炸药送上去。这就是一〇九团八连六班十六岁的战士周元志，因为他年龄小，本来没让他参加爆破队，可是他为战友们奋不顾身的精神所感动，被敌人的疯狂激怒了，坚决请求参加爆破。他穿梭似地往返在布满障碍物的爆破路上，凭着他的勇敢和机智，接连完成了十次爆破任务。他两腿酸软，呼吸困难，难以支持了，在隐蔽点停下来歇口气，又冲了出来。等送完了第十一包炸药，他累倒在地上，实在爬不起来了。

时间接近午夜了，打开通路的战斗还在继续着，一包包炸药在城头上发出震天动地的爆炸声，敌人的火力被压制了下去，一会儿又狂叫起来，接着被再度压下去，过不多久，又发出阵阵嚎叫。战斗时起时伏，进展迟缓，真叫人着急得冒火啊！师指挥所的电话铃不断地响着：询问情况的，报告情况的，要弹药的，请求炮火支援的，也有提建议的……。从声音中听得出来，同志们都因战斗进展迟缓而焦急万分。

敌人凭着高大的城堡和上下纵横密集交叉的火网，进行着垂死挣扎。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攻坚战又不同于野战，不能靠一阵猛打猛冲很快解决战斗。特别是在我们没有强大炮兵的情况下，更是这样。八连把十包、二十包、三十包几十斤重的炸药包送上去，连续爆炸后可就是炸不塌城墙。根据我们以往的攻城经验，再厚的城墙也早该炸开了。今天是怎么回事呢？爆破连的指战员们骂这些刚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洋炸药效力太低，误了我们的事，可是时间紧迫，没有别的炸药换，只得继续用洋炸药炸下去。这个谜直到战后才解开，

原来美国造的“TNT”块状炸药，需要每块插进一个起爆雷管。可是，当时我们的工兵没有使用这种炸药的经验，把几十块捆成一包，只插进两三个雷管，结果一包炸药只引爆两三块，其余的都被炸飞了。

从我们师的战况和纵队以及友邻通报的情况下，清楚地看到，这场决战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战场局势需要我们迅速打开突破口。可是眼前的战斗状态难以保证实现这个要求，我和政委、参谋长等研究了情况，认为必须采取措施，改变战况。恰好兵团有号令传下来：暂停攻击，整顿部队，补充弹药器材，组织好火力、爆破、突击，在统一规定的时间——二十四日凌晨四时，发起总攻。号令迅速传达下去，各级都派干部下去，发动群众，开展军事民主，讨论突破办法，修改原来的战斗方案，进行战场鼓动工作。按照兵团的号令，一场更大战斗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短兵相接 塑战城头

全线总攻，按规定时间开始了。一〇九、一一〇两个团的突击营在强大密集的火力掩护下，重新开始了连续爆破。

一〇九团八连充分利用炮火掩护的有利时机，以迅速勇猛的动作，接连把十几包炸药送上了城头，雷鸣般的爆炸声接连不断，厚厚的城墙上焦土飞扬，炸开了一个缺口。

战士们立即开始架云梯，六个战士把六、七米高的云梯刚抬到了城墙脚下，就被敌人发现了。手榴弹从城头上扔下来，四个战士负了伤，云梯没有立起来。后面的战士紧接着冲上来，又有的被打伤了。接连几次，终于把云梯架起来了！

八连打开登城通路的战斗任务，胜利完成了。

登城突击连——一〇九团七连，立即跳下水壕，冲到城脚下，勇猛迅速地攀上云梯，登上城头，消灭了墙突出部的敌人，扩占了突破口。

一〇九团三连、九连也争先恐后地登越城头，直插内城，象一把尖刀，刺进了敌人胸膛。

突破口打开了！登城成功了！

胜利的喜讯通过电话很快在全师传开了。全师都为一〇九团接连三次（商埠、外城和内城）突破的胜利而欢呼。但是，一场争夺城头突破口的苦战也同时开始了。

敌人利用我们登城的几个先头连队未能首先集中力量扩大和巩固城头突破口的弱点，从坤顺门顶上的大碉堡和各处城头高堡里，从架设着机枪的城内楼房的窗口里，从四面八方用火力封锁着我们的通路。此刻，一一〇团和右邻兄弟部队还在城外同敌人对战着，不能给一〇九团以直接援助，城外支援的炮火也因步兵已经登城而减弱了。

天色渐渐破晓，突破口上的争夺战越来越艰苦了。

在城头上顽强战斗的七连指战员们，一部分向城头北侧冲杀过去，俘虏了一部分敌兵，缴获十余挺机枪。另一部分向南侧猛插，但人少力单，受到敌人城头堡火力的封锁，前进暂时受挫，同敌人对峙起来。

我们后续部队踏着云梯上来了，一个接一个地投入攻夺城头堡的战斗。

我军突击部队在城头上的力量逐渐增强，阵地逐渐扩大。

王耀武发觉我军登上城头后，急忙调兵遣将，进行反扑。他找来守备坤顺门的整编七十七旅旅长钱伯英，说：“内城城

墙是我们最后的一道坚硬防线，如被打开就无险可守了，必须立即反击，恢复城墙阵地”。

钱伯英亲自指挥向我反击。敌人以数十倍于我的兵力，从东、南、北三面向我突破口阵地蜂拥扑来。他们凭着人多势众，武器精锐，妄图一下子把我军推下墙角，堵死突破口。机枪、步枪向我阵地猛烈射击着，手榴弹雨点般的投过来。

我军战士面对凶恶的敌人，毫无惧色，顽强的战斗。怎奈这城墙虽厚，然而城头这个战场却实在是太狭窄了，真使英雄们无用武之地啊！登城勇士们用刺刀、手榴弹与越来越逼近的敌人短兵相接，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天亮以后，战斗一阵比一阵激烈，敌人反击的规模也一次比一次大。我军指战员在浴血奋战。机枪班班长曲光喜和两个战友在南侧阻击敌人。一个战友身负重伤，顽强地支撑着，把机枪架到敌人的尸体上，继续战斗；另一个战友急忙从他手中接过机枪，刚要射击，也倒了下去。曲光喜胸中燃起了复仇的火焰，狠狠地惩罚着敌人。突然，一颗炮弹落在身边，他的右臂被炸断了，鲜血染红了半个身子。可是，紧接着他的机枪又响起来了。只见他左手操枪继续射击。机枪打坏了，他奋力把它推到城外，然后拣起十字镐、铁锨、砖头，同敌人拼杀。宁死不屈的单臂英雄曲光喜，象一个钢打铁铸的巨大，巍然屹立在城头，最后拉响了仅有的一颗手榴弹，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我从指挥所的楼上目睹着壮烈的战斗场面，强忍内心的剧痛和悲愤，想尽办法去支援苦战的英雄们。我命令架在齐鲁医院楼上的那两门山炮，迅速打掉了敌人在城内一座红楼上的几挺重机枪，扫除了从正面封锁我突破口的火力，摧毁了坤顺门

东南城墙上敌人的火力点。遗憾的是，因炮位同突破口的方向和距离关系，不能压制突破口的敌人。此后，命令一一〇团继续加紧对坤顺门的攻击，急令一一一團立即从一〇九團旁边开辟新的登城通路，加速登城……

在一一一團爆破城墙，准备架梯登城的时候，敌人又从北侧扑向我突破口。坚守在突破口上的我军指戰員，誓与阵地共存亡，舍生忘死，浴血奋战，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壮烈牺牲。上午快十点钟时，突破口落到敌人手里。

全師上下焦慮着，同时惦记着已经进入城內，置身虎穴的戰友们。……

内外夹击 城头会师

一场严重的考验摆在面前。难道能让一夜苦战的成果就这样丧失？让突入城內的部队孤军奋战，遭受失败？让敌人重新站在城上耀武扬威？不能，决不能！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们必须立即夺回突破口，打进内城去，完成突破任务！

師指挥所命令：一一〇團堅決迅速地从坤順門突破，一一一團立即从一〇九團突破口打上去，炮兵要用一切力量支援两个團的战斗。

两个團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经过紧张急促的动员准备，一场白天登城的战斗开始了。

一一〇團把突击任务交给了第三营。營長劉坤和教导員王文，立即同连队的干部抵近坤順門外，选好登城点，确定突擊方案，便开始了强攻登城的战斗。

九連的指戰員们，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接连数次，终于